易經正義

易經正義卷之三

豐城　匑　泉　鄢　懋　卿　著
揚州府知府毛末推官路楷校

咸卦

咸交感也彼此交相感故曰咸兌柔本在下也而在上艮剛本在上也而在下便見交感處止而說男下女皆從此中生也亨者感而必通也所以亨者以感之以正也正者本乎天理之所宜而非出於私情之苟合也使感不以正則不免於睽離而失其所謂亨矣故曰雖君子之正爲能通天下之志亨利貞娶女

吉大意謂感有必通之理故占得此者有感必通而亨矣然又必宜於以正道相感始得夫亨而以之娶女則吉也

彖曰柔上而剛下云云細玩語勢則卦體卦德卦象便具有貞意在內剛柔相與正也其相與也艮以剛而感之專兌以柔而應之至孚正乎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下女得男女之正也二少相與又婚姻之時也非正乎故占者得此是以亨而能利貞以之娶女則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一節不可入正字重感通意天地

之感也以氣萬物化生則感而通矣聖人之感人也以此心之誠天下和平則感而通矣觀其所感就卦上說不可照上天地聖人說蓋此二句又推開一步說非就上面生意說下來也天地之情可見正是極言感通處情發於外者也天地之情如日月之升降寒暑之往來是矣萬物之情如牝牡之相求草木之生長是矣觀此感通之理而天地萬物之情因以見焉感通之妙如此

山上有澤程傳與本義之說不同本義重虛字王本義爲是建安丘氏曰山上有澤其中必虛虛則山澤

之氣通而感應之理以生云云故山以虛則能受澤
心以虛則能受人此段意與本義互相發明
山上有虛處則為澤故曰山有虛而受澤
心今本虛應物無迹苟以私意實之則有所偏主而
不能感人矣惟君子人歟方寸之間廓然太公渾然
至正如鑑空如衡平不先以一毫私意橫於胸中由
是隨物而感觸處而應無衆寡無大小皆在其容受
之內也君子之虛受人如此傳曰君子觀山澤通氣
之象而虛其中以受人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
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

通之道也以虛而容擇合而受便是中有私主而非
虛矣
受人亦泛說不獨善言善行之感而已矣
咸其拇全在初上取象拇足大指最下者也初居下
位勢分之卑者也以勢分之卑者而感乎人故有咸
其拇象然初居卦初在事之始感人尚淺而欲進未
能也程傳曰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人此則又
兼初言似不切拇義本義最下之說盡之矣感於最
下以其居卦之下言感之尚淺以其居卦之初言
志在外也指其所感者言也初與四為正應也初居

下而有所感其志蓋在於外卦之九四也

六二爻辭全是占辭本象以示占也本義動凶靜吉一句已該其義矣六二當腓之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有腓之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蓋德勝氣質而不妄動者也占者之感人也使如腓之妄動而不能固守焉則必至於降志辱身而有凶矣使能靜以自居而不妄動則是虛以受人靜以御動自得乎感人之道矣不亦吉乎咸腓與居字俱在感道上說陰柔不能固守以六二性體言中正以六二德言靜非寂然不動也但不妄感耳

順不害也重在竹居吉二字傳曰非戒之以不得相感也唯順理則不害耳不害當如中溪之説不至有私感之害也

順字說者多依中溪陰性本靜順其性而不動之説果如此説則聖人教人寂然不動而與人全無所交接也順理之説爲當

雖凶而居吉者非以靜處爲吉也唯順理而動則不至有私感之害而吉耳

九三咸其股二句一直意咸其股便是執其隨但上以象言而下以爻義言也初二三爻皆陰柔不能固

守而妄動以感乎人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以動是其所以感人者如股然蓋隨足而動者也所隨何其執乎夫二爻陰柔而三則陽剛也二爻居下而三則居上也今以陽而往從乎陰居上而往從乎下卑汚苟賤而自甘於廝流不亦可吝乎往吝就隨人上見不可以不能建功立事爲吝也

亦不處也正付咸其股一句志在隨人二句一直意在亦不處也上說下來

九四一爻全是戒占之意九四有心象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

能固故聖人因占設戒以爲能貞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則朋從爾思而無復有所謂吉矣

此貞字與他卦同專自感道上說傳曰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玩本義則貞字當兼二意虛中無我是正以此正而守之固也憧憧往來言一心方去感人一心欲使人來應此心憧憧而往來也憧憧往來與貞字相照朋從爾思與吉悔亡相照設戒意重

感人之道不外乎一正而已占者有所感也苟能廓然大公而無將無迎渾然至正而無意無必始如是而終如是以此正而守之固焉是其能虛以受人順

以處物自足以通天下之志而獲夫吉矣何悔之不可亡耶使其感人未幾而遽形圖報之心小惠方施而遂萌責望之念是則此心憧憧然而往來渾是一團私意也吾見得此而或失彼取近而或遺遠雖曰不能無朋類之從也止於所思耳抑安能周遍廣闊而足以通天下之志耶由是觀之欲感人者固當以正道自守而以憧憧自戒也

未感害正解吉悔亡字感之者正則應之者廣何有私感之害耶未光大正說憧憧處不可以朋從爾思爲未光大憧憧往來則方寸之間渾是一團私意不

免失之於昏昧狹心而未至於光大也此其所以不能感人而但朋從爾思耳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纔是光大

九五一爻是不求合於人而遺物獨立者其象如脢然附於背而悖於心者也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無私係吾知務於心而無所愧矣果何悔哉此爻還是作好爻看無悔者周公與之也志末者孔子貶之也自其不能感物而無私係則無悔自其不能感物則爲志末周孔之易其立論不同如此

此爻不可主君道說

一說咸其脢只以不能感物意講無私係在無悔上方說細玩朱註不能感物照背肉看無私係照在心上而相悖看則脢字內兼有二意矣下云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如是二字是頂上咸脢之象說來咸脢上兼無私意明矣愚玩九四爻失於動九五爻失於靜無悔亦非深許之辭志末也所貴乎人者以其時靜而靜時動而動也九五不能感人是其絕類離羣此心此身如死灰槁木然其志亦末矣烏足貴哉

上六一　爻是不能至誠感人而徒事於言說之間者

六陰是柔邪之人也居說之中能說人者也處咸之極欲感人之極也故其感人也徒喋喋於言語之間而無少誠實焉故有咸其輔頰舌之象凶咎可知不假言矣輔頰舌三物舌居頤之中頰在頤之上輔乃頰之兩傍骨背後又得而見者故本義曰皆所以言者

滕口說也言其不過感人以言而已所謂至誠動物者何有耶

恒卦

恒之名義於卦體卦象卦德盡之矣在人則爲能久

於其道也人能久於其道吾見積之厚而施之遠蓄之深而發之裕故曰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又是申上意言必利貞乃所以爲恒利有攸往乃所以爲亨無咎也

人固貴能久於道而道尤貴於利貞也貞爲天命人心之至正當然不易之定理在性爲仁義禮智在事爲親義序別信是也人之所常久者而能利於是焉則乃得所常久之道而無往不宜矣宜於古而亦宜於今宜於家國而亦宜於天下也至是所謂亨無咎者可見矣故曰利貞乃所以爲恒利有攸往乃所以

爲亨無咎也

嘗觀老之虛佛之寂滅楊墨之爲我兼愛後皆固其說以自是而老死不易非不恒也然而惑生民誣後世何有於貞何有於亨無咎文王聖人發利貞有攸往之義精矣

剛柔皆應以二體六爻兼言故曰皆不獨指六爻

天地之道一節即造化以明利貞之意終則有始即物理以明利往之意彖傳中恒亨無咎意輕蓋爲利貞二句已盡之矣

天地之道卽確然示人以易隤然示人以簡者也天

地之道二句一直意言天地之道所以常久者亦以
正而已況在人常久之道可不利於正乎
終則有始以事物循環相生之理而言非終始也自
靜之極言爲終則動之初爲始自動之極言爲終則
靜之初爲始要看得活但此處重靜生乎動不可以
動靜交互說
彖傳什恒宜往之占必本事理相生之妙以見之也
天下之事理有動靜兩端事理之動靜有始終二致
自其造端而言則曰始自其極致而言則曰終一始
一終而相爲循環此斷斷然而不可易者也然則久

於其道靜之終也利有攸往動之始也終則有始靜則有動在理當如是曾爲利貞之不宜於有往乎

日月得天者附麗於天也變化者隂變化爲陽則寒往暑來陽變化爲隂則暑往寒來也久照久成皆從日月四時本身說不可以爲照萬物成萬物也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即悠久成物之意聖人之於道有至誠無息之妙有純一不已之美非若勉强行道於歲時者可比自是民習於耳目之常得於薰陶之素而遷善緻德有不化成也哉

觀其所恒與咸同天地之情爲晦明爲寒暑亘萬古

而如斯也萬物之情爲榮枯爲開落歷百世如一日也然則天地萬物之情謂不於易之恒而可見乎

初六浚恒傳曰浚深之也謂求恒之深也本義易之曰深以常理求乎人此說何明白簡當也然傳中知常而不知變之說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吝之說迨盡之矣

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若可以求矣然初居下上覗乎四則數分之相避絶也又在卦初相接之始也未可以深有所求矣此叚言初之不可深求於四四以震體之陽性上而不下驕倨而不能下人也又以

爲二三所隔蔽於近習也應初之意異乎常矣此段言四之決不副初所求夫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又不副所求如此爲初者宜自守可也顧以陰暗之質不能度勢以務入之性必欲深求所言欲其見聽所行欲其見孚恃一旦之交義而欲慰吾終身之願象之有所浚然由尺而務底于丈由丈而務底于尋也故有浚恒之象占者如是則雖曰求於正應而理之當然也然知常而不知變知理之當求而不知勢之不可以求吾見情日以乖矣勢日以睽遠而禍患或由此作矣故曰凶無攸利

象曰始求深也始字當重看即本義之所謂在初也在卦之初相接之始未可以遽有所求也於此而求之太深深窂不有凶也此吾夫子以浚恒之凶在始字上看

九二悔亡悔者指其一時所爲之事偶有不合於禮不由其道而失乎正也然九二中德之美素備於旨中自足以矯其不正之失悔不由此可亡耶所謂一行之愆不足以蓋其終身之美也傳曰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此說盡之

九三不恒其德是德有餘而資性不足者也或承之

羞據理而言也以九居三而得正是其平日所爲一由乎道義而無所苟者也然以過剛不中之資而有從上之志惟欲之恣而昔日之正皆變爲不正矣是爲不能久於其所而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夫人莫貴於正也今正而不恒而疇昔永貞之志悉變爲放僻邪侈之非寧不可吝耶即或承之羞也故曰申戒占者之意爻辭貞字即本義位得正意在人言亦從德上說

無所容也即或承之羞之意人皆得而羞之也故無所容九四陽剛本足以有爲然以陽居陰而久處於

不正之位是無可爲之位也久非其位雖有才安施哉是以耒弗克濟功弗克成象之田獵而無一禽之獲也說者謂田於無禽之地非也

安得禽也照出無成功之意

恒六五本是爻但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是以陰從陽順以從人而不變者也故在婦人則得婦人以順爲正之道而吉若丈夫之處斯世也其去就取舍唯義之裁合則從不合則去豈徒順以從人而已耶故在夫子如是則失夫丈夫之道不免於狐媚狗媿降志辱身而凶矣

貞字在恒其德上下來兼正固二意以陰從陽是正
常久不易是固
傳曰以順從爲恒者婦人之道故在婦人則吉若丈
夫而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陽剛之道乃凶矣
從一而終也從一以終其身也一字是數目字不更
二夫之義制義者惟義之從也義可從則從之不可
從則不從豈徒順以從之而常久不易也故六五之
義在夫子凶也
上六振恒有四義傳義俱明白傳曰振動之速也如
振衣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其動無節也夫事每成於

詳緩之餘而敗於錯亂之頃上六以振爲恒則倒行逆施顛迷眩惑而凶可必矣

恒極則不常以六畫之全體言震終則過動以三畫之外體言陰柔不能固守以六字言居上非其所安以上字言不曰振恒而曰振恒在上何耶上非陰柔所安之地也上六以振爲恒而又居不安之地此所以凡事顛迷眩惑不惟無功而且大無功也

遯卦

遯亨睟君子以避小人之害也小利貞戒小人之不可害乎君子程傳所謂强此之衰而艱彼之進也亨

者不爲小人所害便是亨畢竟能遯方得亨亨字從遯字來故彖傳曰遯亨遯而亨也此聖人爲君子謀也

一說小人之害君子君子之不利亦非小人之利也故聖人戒之以利貞細玩此又別是一意只照本義說戒其不得害乎君子爲是

剛得位二句語錄云此所以遯而亨也此說不然此是聖人舉九五一爻之能遯者以什亨義能遯便亨也九五何以見能遯九五當位是有陽剛中正之德而下應六二又得小人之心若可以有爲而不必於

遯矣然五以二陰長於下勢不可以不遯時不可以不遯于是乘時而遠遯焉非能遯而何此所以不爲小人所害而亨也

浸而長也原聖人所以戒之之意二陰浸長於下其勢必盛而合交以害君子矣此理之必然而勢之不容已者故聖人戒之以利貞

陰方長而即戒之以利貞雖爲君子謀實爲小人謀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在處之爲難一句見陰方浸長是小人之勢盛也小人之盛君子之衰也於此而處之必有燭微之智有持身之勇若然後可處之之難

如此

夫君子之遠小人也不假乎惡聲厲色而唯非仁無爲非禮無行繫律身度嚴以自守則小人敬畏之心油然而生而不我卽矣此君子不遠之遠也夫孜孜以遠小人者未必致其遠而不遠之遠乃所以爲遠焉其與天不遠於山而山自遠於天者何異體遯之象至矣

嚴字不可如程傳矜莊威嚴之說就素行說爲是觀孟子不與王驩言而朱子謂其不惡而嚴可見

遯貴速不貴遲初六遯而在後則不免於禍而厲矣

勿用有攸往曉以當遯也執之用黃牛之革只是守此中順之德而極其固爵祿不足以移之富貴不足以動之而人莫能解也此則六二道德之念重而功名之念輕必於隱遯者也漢高之四皓王莽之龔勝是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又爻外意

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者也故本義以中順自守貼執用黃牛看中順二字主德言不可在遯上求中順

固志也即所必遯之志也其隱遯之志堅固而不可移此所以執用黃牛而莫之勝說也守此中順之德

而不可榮以祿也

九三係遯傳曰遯貴速而遠九三當遯之時乃下比二陰而眷眷於私恩之係不能悠然以遠逝則害於遯是謂有疾而禍患我及矣不亦危乎然係戀之私恩乃小人女子之道故占者得此以之畜養臣妾則可以得其歡心而吉矣外此非所宜也畜臣妾一句是艮之也非寺之也言僅可用於此耳故象曰不可大事也大事如進退係生民出處關天下便是事之大者

九四一爻正與九三相反九四下應初六不免有所

好矣然四以乾體剛健而有果斷之才故能知時之當遯也乃斷以大義而割其私恩飄然高舉唯恐危機之我蹈是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唯自克

云

云而小人否傳曰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也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後已故在小人則否也

九五嘉遯此正是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五以剛陽中正之德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又是小人中之君子者而有以得其心當此之時若不必於遯矣乃能

知二陰浸長於下勢不可以不遯不俟乎禍機之著而早見豫待飄然遠去非遯之嘉美者乎此則所謂正也占者如是而正則身雖退而道亨無不吉矣以正志也言能正其在巳之志而早見以遠遯也雖曰剛當位而有六二之應肯爲其所係乎

上九肥遯肥字在居外無應上來居外無應故遯之遠云云故處之裕遯之遠者言其飄然遠逝如萬里冥鴻之不可弋而寛裕自得無少係累也占者如是吾知其理亂不知刀鋸不加何所往而不宜所謂進退綽綽有餘裕也故曰無不利

無所疑也正什肥字有所疑則不能寬裕自得惟無所疑而不以利害禍福動其中而無入不得方是肥遯之遠故如此

大壯利貞

大壯者陽壯也利貞者示以保壯之道謂之利貞欲其以正道而守之固不恃壯以妄爲如身之所處事之所行一本乎義理而固守不易則小人不得以執其短議其後而壯可以長保矣

貞字照本義兼正固二意

大者壯也傳曰陰爲小陽爲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

也此說盡之
剛以動諸家皆一直說似覺動字重且以故壯二字
就在剛以動上生意說愚玩此壯字就是上大者壯
也之壯字剛以動平看爲是不可泥以字
大者壯也具於卦體有大壯之義矣然以此卦之德
而言之乾德爲剛而有堅强不屈之操震德爲動而
有奮發有爲之志剛而且動則萬變不挫百折不回
所以爲陽之盛長如此此卦德具有大壯之義也大
者壯也本卦體而泛言陽之盛長剛以動二句本卦
德而指言陽之所以盛長也

大者正也什利貞之義正大一句是極言之也大者正也與大者壯也一樣看朱子語錄之說不可從易之大分陽爲大陰爲小陽爲正陰爲邪陽之大者必正也純然不雜於陰柔粹然不雜於邪惡何正如之此大壯之所以利於正也即是正大之理而凡天地之情爲晝夜之晦明爲寒暑之往來爲風霆之鼓舞爲草木之生長收藏皆出於理之當然歷今古而不易者天地之情亦此正大矣而況於人乎語錄云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大字是說理此說得是

非理者已之私也君子有克已復禮之功有閑邪存誠之念凡事之出於非禮者不少加乎身則有以自勝夫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夫自勝者强君子非禮弗履不謂之大壯矣乎

本義出自勝者强一句正欲明非禮弗履之爲大壯也

初九陽剛有果敢之才處下非所安之地當壯時又其可進之時也故果於必進而無一毫舒徐審處之心其象如壯于趾然趾在下而進動初之象也夫居下而欲上進可也壯于進不可也今居下而壯于進

是以韋布之流而欲驟升于廊廟摧抑之患必至矣

故占者得此而有所往其凶必矣本義必字照有孚

字

九二貞吉重在戒占者九二本是居中不失其正者

故本義以陽居陰四句說出九二來歷故戒占者以

下正貼貞吉全為占者言

在九二則為得中而可因以不失其正在占者當因

中以求其正正在事上說中在德上說所處得中而

可因以不失其正湯武伊尹是也湯放桀武王伐紂

伊尹之放太甲皆不得其正也然湯武伊尹之放伐

爲宗社生靈計是所處得中矣中固無不正也

占者何以因中求正也誠以當壯之時所謂偶有不

得其正也吾則以吾大公至正之心而處之以不偏

不倚之道而行之則大本已端而向之不正者反于

正矣吾見身之所處事之所行無不善也不亦吉乎

說者要於吉字上講遂其進意不必如此泥

以中也九二以陽居陰不得其正也而占爲貞吉者

何也誠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九二居下之中而

所處得中則可因以不失其正矣所以貞吉也

九三病重在過剛不中上用壯用罔皆過剛不中之

爲此實在九三身上說非象也貞厲者言其用壯用罔雖出於正亦危厲也况未必正乎危厲者禍敗也此句在占者言羝羊二句貞厲之象也象意重在厲字上言其必罹於禍而不可脫也

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凡事必恃其時之壯而任其過剛之資也在小人則爲血氣是尚而不顧乎理之可否所謂雖千萬人吾往者有也在君子則爲蔑視天下之事而無所忌憚所謂旁若無人者有也占者如是則雖正亦危矣况不出於理之正乎其危如何象之剛壯喜觸之羊觸於藩籬而羸其角欲前不

能遂欲後不能退也甚言其罹於禍患而不可脫也

九三象意當照本義貼出羝困二字言九三過剛不中爲小人之用壯必至於滅身喪家而敗也若謂君子之用罔雖不至於敗亦不免於困焉

九四爻辭全爲占者說亦如咸九四因占設戒也本義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專在九四身上說然戒占之意皆本諸此

九四以陽居陰本不正矣然唯其以陽居陰則不極其剛剛柔相濟可以反不正爲正故聖人因占設戒以爲占九四者當壯之時苟能貞固自守亦九四之

不極其剛而無躁進之非則吉而悔亡矣其吉何如吾見其雖不汲汲於進也進則無所阻遏而浩然尚往象之藩籬既剖而不致於羸角輿與輹既壯而自足以致遠焉此題貞字截貞者只是以正道固守不恃壯而妄進也吉悔亡空說藩決不羸二句正是吉悔亡處藩決不羸無阻也壯于大輿之輹利於進也均爲可進之象

不極其剛者如何能上進人之患莫大於過剛也特剛躁進者未必能進惟舒徐容與審時度勢者始得以上進此過剛不中之九三所以有觸藩羸角之患

而不極其剛之九四有決藩壯輹之慶也

壯于大輿之輹還是與復壯盛不可以壯于趾例看

上句決作兩象本義三前有四四句是著藩決之義

不可入講尚柱即壯于大輿之輹之意

六五喪羊于易此羊字不專指六五言也本義謂卦

體似兌有羊象焉以六五合三四二爻在體成兌而

有羊象外柔而內剛一句是解出兌之所以有羊象

也羊外柔內剛兌內二陽而外一陰故象羊

六五何以曰喪羊于易大壯之三四五爻似兌有羊

象也然三以極剛而觸藩四以不極其剛而決藩皆

能抵觸以上進也獨六五以柔居中而柔懦自處不能抵觸以上進是疇昔之剛至此忽變爲柔而失其壯矣故有喪羊于易之象占者如是雖失其壯也然無躁進之非無用壯之失果何悔耶

本義以柔居中中字輕重在柔字不可以柔中二字平看蓋三四皆九至五則六此爻全在六字上取義不然則五亦剛也何以謂之喪羊本義抵觸二字在羊字上生抵觸只是用剛以上進也

位不當也言其以六居五所處不當也以六居五是以柔居中而唯懦以自處不用剛以求進象之喪羊

于易以此乎

上六何以亦稱羝羊傳曰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上六壯終動極以其上進之志言其質本柔又才弱不能進也壯終自本卦之全體言動極自外卦之震言質本柔又在六字上看

羝羊觸藩三句一直意不可對看必於進而不能進也無攸利是占不是象艱則吉又是聖人教其當如此亦占辭也

上六居壯之終處動之極而其志必於上進然質本柔弱而無有爲之才又不能遂其進也象之羝羊觸

藩既不能退而又不能進焉占者如是無所利矣然猶幸上六之不剛而有可進之道占者若能艱難自處審時度勢以求進而無壯動之非終必得遂其進而吉也本爻二不能字不可輕看不能進其志欲決於進而不肯退也不能遂其才則弱不能進也

不詳也言上六居壯之終處動之極恃壯而妄動不能熟思詳審以求上進之道故致於進退兩難也使能審己之才弱不足以進豈肯壯于進乎咎不長解吉字向也欲進未能不免於有咎矣今能艱難以處之而得以遂其進豈終於有咎耶故咎不長也

晉卦

晉進也本義並不言其所以爲進之義何也大抵卦象卦德卦變皆具有進義日出地上固進順麗大明亦進柔進上行亦進也

明出地上則是大明中天而羣陰罷伏時何盛也順麗大明則是竭忠輸誠而媚茲一人臣何賢也柔進上行是又以謙沖下賢之德而居九五之尊君何聖也故安國之侯值此明盛之時際此聖君賢相之會用是多受大賜而錫馬之蕃庶也用是顯被親禮而晝日之三接也占者有是三者亦當有是寵焉

順而麗乎大明重在臣德上說言在位有此好賢臣也不可就以爲康侯之德用錫馬二句重康侯受寵說不可以爲人君錫以馬而又晝日三接之接是康侯接見於君也彖傳是以康侯之是以字當重看明出地上重上進意方與晉字切君子自昭明德亦所以進德也

初六以陰居下處下位也應不中正所應又非其人也故欲進而麗乎大明而不免於摧抑之患此初六本爻之象占者處此當何如貞則吉貞者自守以正而不降志辱身如是則律身有道自足以起斯人秉

彛好德之心信於我而我得以上進矣故曰吉設不
爲人所信焉亦當處以寬裕則無咎也傳曰苟上未
見信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
欲信之心切非急急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
皆有咎也故裕則無咎
貞孚當寬說以道自重以禮自守行法俟命脩己待
時皆是也吉字用可進意方與下句罔孚意轉得貞
則吉而可以上進者只是論其理如此
獨行正也二句一直意說初六雖曰欲進而見摧然
能獨行在己之正道豈終於見摧也將必得以上進

而吉也獨行正即爻辭貞字未受命也須兼傳義意方明白傳曰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故裕則無咎

六二愁如與初之摧如不同愁如者二有中正之德無可以汲引之人而不得遻乎大明之君故愁在自已說摧如者初之所應不得其人而反摧抑之也摧如在他人說摧者人之抑其不容進愁者已之憂其不得進

貞吉受茲介福言占者如六二之進如愁如當何如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重貞字此貞字與初貞

字意同吉字連下句吉字虛說下句受介福便是吉
受介福者與之以天位食之以天祿非錫馬晝接之
謂也六五本君也何以曰王母在六字上取故本義
曰以陰君尊者皆其類不可作后妃說還是作君說
以中正也言六二受茲介福而不終於愁如者何哉
以其有中正之德也傳曰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
人自當求之也中庸曰大德者必得其位
三不中正是其素行稍有不當乎人心者然當大明
在上之時正衆志彈冠之日彼則能與二陰皆欲上
進以麗乎大明之君是以爲衆所信而悔可亡也蓋

素行之歉而一旦志趣之高者

志上行專主三言三有順麗大明之志而二陰亦此志也其志同則其心同所以衆允之也

九四不中不正無德而居高位便是竊位竊位便貪而畏人自知其無德而居尊焉得不畏人貪不畏人照鼫鼠字貞者言其位雖出於君上之所予然終不能以一朝居也故負乘有致寇之禍覆餗有刑渥之凶象曰位不當也不中不正無德而居尊鮮不仆矣

六五一爻全是占辭本爻義以示占也六五以陰居陽是稍有不合於理而失其正者然六五以大明之

德居君人之位又值天下之順從故占者得之則不正之悔可亡矣然處此之時人情不免於多欲也惟宜縱心於湛然之域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而失得勿恤焉如是則是王道之蕩蕩而無一毫計較之私由是往而有所爲也不求利而利自至不求功而功自得推無不准動無不化故曰吉無不利重大明在上下皆順從二句往有慶即往吉無不利

上九剛進之極是箇極剛底人盖悻悻血氣之勇任力而不任德者也以其剛而在上故有角象下文皆是賍其剛之不足尚也維用伐邑厲吉無咎句極重

言其不能大有爲於天下而僅可伐邑貞吝一句言
小邑無庸於極剛以治之理固未宜勢亦弗堪雖貞
亦可吝也況不正乎
極剛治小邑就是上伐私邑說來見其所以吝乎
道未光也以極剛治小邑也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方是光大處
明夷卦
利艱貞處明夷之道此是一直意不可以艱貞二字
對看此句在六五上立意明入地中卦象具明夷之
義然以卦體觀之上六暗主在上六五近之亦爲明

而見傷也占者使如六五之處非其地所事非其君

而勢有所不可爲志有所不能行要當其難其愼而

唯正道之是守既不唯唯以徇君之非亦不皎皎以

激君之怒是則能晦其明矣處明夷之道孰外是哉

明入地中則光于四表者至此晦育矣明而見傷故

曰明夷此卦名下卦義第三節卦辭卦名

者卦之所以名爲明夷卦義者卦之所以名

明夷之義

內文明而外柔順在卦上說以蒙大難在文王上說

要與下節例看利艱貞晦其明也在卦上說內難而

能正其志在箕子上說此一定之論也況本義已有明註而說者欲以内難正志以蒙大難亦在卦上說不知何謂蓋文王以聖明之德而甘於商紂之囚是以蒙大難為文王内明外順處故曰文王以之箕子以紂之近親遭紂之亂然能正在己之志被髮之耻可甘也而紂之惡不可徇是内難正志箕子之艱貞晦明處故曰箕子以之

外柔順是能順以處君雖禍患是甘也故内明外順為明而見傷之義所以曰什此義用晦而明有作晦其明者看當照程傳用晦乃所以為明也之意君子

以一人之身居萬民之上使用其明而不晦其明則傷於察而盡人之情拂人之性矣于是乎藏汚納垢而凡人之情僞事之是非雖洞燭於胸中也若有所蔽而不能知然君子用晦如此則在巳得乎寛裕溫柔之美在人則無睽違猜忌之心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

初九于飛垂其翼是鳥之奮翼以飛便被傷而垂翼

初九居明體之下暗主在上乃潔身遠害而去然竟不免於害故有此象亦傷之始也在占者則去之速而至於三日不得食所去之地而不免於主人之有

言是何也時義當然不能免於傷也于行有攸往照于飛字不食有言照垂翼字不食去之速而不暇於食也不得以食也有言有言語之傷也皆見傷之義義不食也明夷之時暗主在上終不免於禍患也以義揆之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之早也故曰義不食也此義不食與爻辭異周公之意以為避難而不及食孔子之意以為當早於避難而不暇食也

六二亦是明而見傷者故曰明夷但去闇主遠而中傷之禍未切象之夷于左股傳曰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未切之象也占者

處此當何如所宜匡濟維持不遑寧處而速以救之如壯馬之速於行者然乃能免於傷而吉也本義救字照用極二字速字照壯馬二字順以則也言其於傷未切之時而速以救之是能順時而處之有法則也順非柔順之謂

九三以剛居剛德足以有爲也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闇之下志不能以自伸也此言以剛明之賢而處昏亂之世也正與上六闇主爲應除害之責又在也三者見其事之宜理之順而勢之不容已也故南狩而得其大首傳曰斯義也其湯武得之乎南在前

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前進而除害也得其大首誅其元惡也謂上六也不可疾貞者以下去上當俟其遷善改過之機不可速以去之乃爲正道也牧野之役見於五年之後以此歟

九三之所以南狩者其志何如以明除害以順取逆非私一身也非富天下也持此以往乃能成功而大得不然未免於篡賊之誅也大得就是得其大首不可用有天下意下三爻皆有明夷二字者盖離體爲至明之德三爻皆離之體皆賢人君子被闇主之傷也此明夷字不可輕看飛而垂翼初九明夷之象其

于左股六二明夷之象南狩得大首又九三處明夷之事

六四左股幽隱之處也坤體闇地之象蓋昏亂之朝四居闇地而尚淺是以柔正之賢而初立乎昏亂之朝故有入于左腹之象占者處此當何如耶誠以居闇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于是以遠害爲急而不以得位爲榮欣然長逝而海之濵山之麓無往不可也初何顧慮也

六四重在有柔正之德六五重在有柔中之德不然四安能得意遠去五安能内難正志

象曰入于左腹二句一直意即所謂居闇地上淺可以得意遠去也

六五居至闇之地立于昏朝也近至闇之君遇乎昏君也常人於此孰不易所守哉五以柔中之德而有艱貞之操不徇君之非不逢君之惡能正其志者也箕象如箕子爲紂近親在其國內然遭紂之亂而佯狂是甘囚奴不恤其所守之正初不爲紂惡所變焉此六五所以有象於箕子之明夷也貞之至也占者處此亦當如六五之貞乃所宜焉明不可息也主心上說見其所以能貞也箕子之所以能貞者以其德

之具於已者常明而不息真知君非之不可以徇臣
節之不可不靖所以能佯狂自甘而內難正志也不
然抑安能夷險一靖而常變一正耶
上六坤之極至闇之地以陰柔居坤之極闇益甚矣
故爲不明其德以至於晦迨柔暗之君也初登于天
後入于地始天子而終匹夫矣傷人之明亦自至闇
中來無道之君多妬害忠良照四國也專主位言照
字在天字生來居尊而臨萬國猶天之在上照萬國
也失則也不明其德以至於晦也

家人卦

利女貞主治家者說即刑于寡妻之意非女子自能正也玩本義欲先正乎內句意可見天下之難治者唯家家之難治者唯女子況閨門之內又風化之地也故家人唯女貞所謂貞者修身慎行宜其家人使宮壼肅清有柔順之德而無牝晨之凶也女貞則內正矣內正而外豈有不正者哉彖傳女正位乎內二句一直意不可對看即內正外無不正之意女正位乎內亦主治家者說男正位乎外尊卑大小之各安其位也是男各得其正者豈瑣瑣之細故哉乃天經地義百世不可易者所謂人道之大經是也天地之

義也不可用男女正位於内外猶天地定位於上下意

玩彖傳本義云以卦體九五六二什利女貞之意可見彖傳亦主治家者説而男女二句當一直説對看者非矣然作文必須先以二五提起爲是

家人有嚴君焉此段言正家之主下節言正家之化一家之人大小咸集外有群居之爭内有異姓之競必有立法度整綱紀之嚴君以統之嚴君者何父母之謂也誠以父母有生育之恩至尊無對而足以係一家之人心者也卦之二五實足以當之家人之嚴

君非父母而何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只是各安其位之意如是則彛倫攸序而家道正矣家既正而天下豈有不定者哉誠以家固家也天下一大家也同此父子兄弟夫婦則同此道也今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既正則天下之爲父子兄弟夫婦亦正矣天下不由此定也此正家之化推言其理如此見家之不可不正也不可作效父子兄弟夫婦當照本義以卦畫155

風自火出之風非天風乃火中之風也即火氣也今火氣上騰便是風自火出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火

者風之所從出家人者風化之所從出也治家必本於脩身而脩身莫要於言行故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傳曰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是其所言者鑿鑿皆實無少虚誕所行者又常在於禮度之中而與道不息也如此則身修而家治矣

初九閑有家傳曰初家道之始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别傷恩害義無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無是矣故悔亡又曰閑者防閑法度也要之閑就是男正乎外女正乎内立法度振綱紀使人心祇畏而褻褻不萌也

雲峰曰初之時當閑蓋作事謀始也九之剛能閑乾道至健也又按本義能字亦從陽剛說來

志未變也正黙有出家之始意當有家之始衆志合一而未至於變動也乘此時而閑之正所謂禁之於未發而防之於豫也家有不正乎胡氏曰未變而防之者易

女德莫大於柔順中正也六二備是德而居下卦之中是乃賢女之正位乎內也故其於一家之事他無所遂唯中饋而已矣如是則得女道之正而家有不齊乎故曰吉徐氏曰遂專成也朱氏曰婦人之禮精

五飯羞酒漿縫衣裳養舅姑此中饋事也

順以巽也一直意順謂柔順主德言巽乃卑巽主事

言即無攸遂二句乃順德之所發也

象曰六二之所以吉者何歟誠以女德莫大於順也

六二柔順中正德以備矣故能卑巽自處而中饋是

主外政不干深得女道之正也所謂吉者非以此歟

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便是剛而不得其當不可以

居下之上爲不中下句即承之曰過乎剛者也可見

此在九三性體言嗃嗃玉篇云嚴大之聲三治家過

嚴之象或以嗃嗃是一家之人嗃嗃不在九三治家

上說玩本義嗃嗃嚴厲之象一句此說甚不通還主

九三嗃嗃爲是

悔厲吉一直意不可以吉對悔厲看重吉字言九三

治家過嚴雖有悔厲而吉也主好一邊說

九三以過剛之資而治一家之人也法度是肅恩愛

罔孚蓋一於嚴厲而無少逭者也故有嗃嗃之象如

是雖不免於傷恩害義而有悔厲矣然人心祇畏家

政齊肅而尤爲吉焉若夫舍嚴尚寛比比然私情之

是恣而婦子嘻嘻然吾知其敗度喪禮失節亂倫所

謂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故曰終吝

家人嗃嗃是治家者處一家之人唯嗃嗃也婦子嘻嘻是治家者處婦子之間而徒嘻嘻也王治家者說未失也治家過嚴不免有失然家政由此肅而未爲甚失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婦子嘻嘻是無禮法而失治家節矣節字是禮節

六四以陰居陰盖以吝嗇之性而能儉以理財者也又在上位則其勢尊而利權羸縮皆有以操於巳也此所以能富其家傳曰能富其家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或曰養生送死無憾仰事俯育有賴爲吉順在位也卽所謂以陰居陰而在上位也

九五一爻專主納妃說有家之有字是虛字此句即
王假有廟例不可說王者至此方有家語録之誤也
九五剛健中正有君臨天下之德也六二柔順中正
有毋儀天下之德也今以五應二是以聖配聖以德
配德王者以此至於其家則一德相孚兩情相契風
化之本以端儀刑之則以正不必憂恤也家可齊國
可治而天下亦由此可平矣故曰吉
周子曰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況以內助得人而風
化之本既端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故勿恤吉
交相愛也重德言夫愛其婦之德足以內助婦愛其

夫之德足以刑家一德相孚兩情相契蓋出於理義之當然而非比比於私情可比也勿恤而吉以此歟上九以剛居上一家之至尊也在卦之終又家業底成之時也於此之時可無正家久遠之道乎故聖人特以有孚威如言之有孚者開誠心布公道以結其心也威如者立法度整綱紀以畏其志也夫孚而不威所謂樂勝則流而不免於狎昵之非威而不孚所謂禮勝則離而不免於有睽違之失皆非正家久遠之道也二者兼備則家道愈久愈昌矣其吉何如有孚威如平耆有先後而無重輕也此一爻是示占之

意非謂上九能如此細玩上九以剛居上一句恐威有餘而乎不足者也故以此示占反身之謂也此聖人恐人以威如只徒事乎容貌威嚴之間法制禁令之末而不本於躬行心德之餘故什之曰所謂威如者反身自治而已非仁無為非義無行非禮弗履言有物而行有恒也如此人豈有不畏服之者哉

睽卦

睽字自卦象取義小事吉自卦德卦變卦體上取義當人心睽違之時固不可宜於大事然以卦變卦德卦體之善如此以之小事則亦可以求濟而吉也小

事日用之常行而無假于人者也

睽之所以名者象之於物則火澤之性相違異也象之於人則中少二女之志不同歸也故名睽

說而麗乎明在人身上說麗字當輕看內焉和悅而不拂乎人情外焉明敏而善於處事卦德之善也明字在善處事上說方得外字意若以爲明達事理又是在心上去說柔進上行言柔本在下也今上行是自下而居上由卑而居尊得其位矣卦變之善也得中而應乎剛是在我備中德之美而所應又陽剛之賢得其所與矣卦體之善也卦有是三者之善所以

雖當睽異之時而用之小事無不吉也吉字只是能濟意

天地睽男女睽萬物睽以形體言事同志通事類以理言睽而猶有不睽者存此睽之時用所以爲大也自說而麗乎明至下節皆是說睽之好處本諸卦德變體之善而觀皆睽之足以小濟本諸天地萬物之事而觀見睽之理甚大然則人豈可以睽之時而不足爲耶

上火下澤睽只有睽異之象並無同而異之意故本義補之曰二卦合體而性不同合體者以離兌皆二

陽一陰之卦也性不同者炎上潤下之異也本義出此句以為君子同而異之張本要之還重在異字上而同字輕以君子體睽之義故也傳曰君子觀睽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玩此可見
異者同中之異也同而能異君子之所以善於體睽也故以同而異當一直說下來不可以同異二字對看說者謂同者體其體之合異者體其性之不同此說甚無所見
君子與人均稟同賦凡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固未嘗不同於人而至於亂常拂理焉然於大同之中而

又能異于人初不至於隨俗習非同流合汚也如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也而君子能盡其性則與人異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也而君子能踐其形則與人異同一處衆也和而不流與人異焉同一親厚於人也周而不比與人異焉推之於事親事君交友之際莫不有以異於人而不苟同者同者其事之同於人也同而異者其守理之異於人也君子善於體睽之象如此此象意程傳備矣

初九爻義重在居睽之時始無應而後得相應者以睽之時也見惡人而後可以辟咎者亦以睽之時也

初與四本相應者也但以九應九是居相應之地而非相應之爻分雖相應而情則不相入也故曰上無正應是有悔也然人之常情毎疎闊於平居無事之時而相得於患難有事之日故初之於四始雖無應今則居睽之時同德得於患難有事之日悔亡其象何如象之喪馬然不必追逐而自復矣夫當睽之時同德者固所當與矣彼小人之異於巳者將何以之之亦當容之於接見之頃而不棄絶之如此則在巳旣得乎含弘之道在人亦無拒絶之嫌然後可以辟咎而外患可免矣謹玩本義同德相應是初與四當

睽之時自相應也非初求四也故曰勿逐自復見惡人無咎是聖人示初九以順時處衆之道也無咎咎字自惡人說言見惡人彼不來咎害於我也故曰以辟咎也不可說自已無過咎

問睽見惡人何義朱子曰以其當睽之時也

中溪張氏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

傳曰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而同德相與也然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若於小人乖異者而棄絕之不幾於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吝咎之道也故必見惡人而無咎也

九二爻聖人示人臣以處變之道二五陰陽正應有君臣之義者也然居睽之時乖戾不合是君臣相應之念衰而相戾之志勝九二處此當何如哉誠以不合者時也相應者義也爲人臣者豈可以時之不合而遂忘君臣之義哉必當至誠以感動云云其意宛轉遷就而多少以求合務欲得遇於君而非復昔日之乖戾不合也其象如遇主于巷然如是則得乎以臣事君之義而可以免其咎矣使不遇於君亦未免於有咎也細玩此爻遇字當重看無咎全在遇字上來求而不遇亦不免有咎也未失道也不可以道字

照巷字看爲路字本義甚明白二五正應有君臣之義也當睽之時而委曲以求其合蓋出於以臣事君之義而爲達權處變之道豈枉道逢迎而爲邪枉之行哉

六三爻義重無初有終上見輿曳三句原其所以無初處以三之陰柔不能自立故也見輿曳其牛掣制於强援也其人天且劓又傷於正應也是無初也然邪不能以勝正吾知不終制於强援而得以詣正應之好矣是有終也無初者時也有終者理也

見輿曳之見當作見傷於人之見字在六三自巳身

上說非傍人見也輿所以載人者九二上乘六三有
輿象牛所以引輿者也九四在三之前有牛象曳者
牽之於後而不得進也掣者阻之於前而不容進也
此皆制於强援之象也傳曰陰柔於平時且不能以
自立况當睽之際而處之於二剛之間其見侵凌可
知矣其人者輿中之人也三居於二四之間故有此
象天者去髮之刑劓者去鼻之刑三傷於正應之象
也當睽之時而又值猜狠之上九疑其合於二陽故
欲傷之也凡此皆無初也謂始睽也然邪不勝正終
必得合而昔之曳者解掣者去天劓於我者有遇雨

之慶矣不亦有終乎謹玩此爻是占中之象無初有終是占以上皆無初之象也見輿曳包其牛掣在內位不當也言三以一陰而處二陽之間是所居之位不當也夫以一陰而處二陽其見侵凌可知象爲輿曳其牛掣者以此遇剛也言其終合於上九也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也

九四睽孤言四之於初本正應也始焉不得其應而終則與之同德相信是當睽違孤立之際而遇夫碩德之元夫矣爾我一心彼此交契也然當睽時人情易離而難合也要必危厲自處而無輕忽之爲然後

可以保其交孚之美而無睽孤之咎也

志行也傳曰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之時上下以至誠相孚交不止無咎而已可以行其志而救時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

六五悔亡當空說厥宗噬膚二句見其所以悔亡也此爻重柔中之德上六五以陰居陽所處不正是其當睽之時而所行之偶有不合於理者是有悔也雖曰有悔然六五能亡其悔焉何也誠以九二剛中之賢乃六五之正應而爲宗黨也惟五以柔中之德而能虗己以下之諫必行言必聽其合於二也真若噬

膚之易然占者如是而有所往也則輔翼之得人匡濟之有術行必以正動必由道而無一毫之過矣所謂悔亡非此歟

易合非二與五易合乃五與二易合也重五合於二上玩六五有柔中之德一句可見往無咎只在六五身上說見其居中得應而輔翼有人可以無咎往有慶方推出事功上用濟睽意

往有慶言六五以柔中之德而下有九二剛中之應其相合也如噬膚之易然豈特悔亡而已耶吾見上下交而其志同君臣相得而其道行由是往而有所

爲也可以濟天下之睽拯天下之難不有福慶以及於天下乎

上九爻義總是箇先睽後合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睽也先張之弧至遇雨吉後合也上九之所謂睽孤者言其正應巳制於强援而不得以相合也又在巳以剛處明極而多猜狠在睽極之地而多乖離也六三本無所汚也彼則以爲汚如見豕負塗然二陽本無汚於三也彼則以無爲有如載一車然凡此皆睽孤也然時之睽者不終睽理之當合者必終合先張之弧後脫之弧非復昔之猜狠也知其非寇而

實親非復昔之乖睽也由是而往焉則得以諧正應之好如陰陽之和而雨矣不亦吉乎先張之弧一句輕重脫弧句吉字只是睽而合

群疑亡也不是什上句意一直說下來

蹇卦

蹇本卦德名也利西南以下皆處蹇之道以卦變言此卦自小過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有利西南之義退則入于艮而不進有不利東北之義卦體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故處蹇者必有見大人為利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故處蹇者必

守正則吉利西南義在得中上取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本無此卦變本義姑在此卦變上推出此意也

本義於坤之西南東北以陰方陽方什之而此以平易險阻言何也在坤主地言故曰方在蹇主事言故曰又艮方也明艮體具有東北之象而其意則重險阻也解之利西南與蹇同

處險之道何以爲平易險阻也蓋人處險中能居易俟命而不爲僥倖之計以求全循理樂天而不爲詭異之行以圖濟便是平易而不險阻也故處蹇者平易是利險阻則不利也人之處險而有所爲也勢每

弗達而力多未逷是唯見乎德位兼備之大人則所
因者得其人而事功庶可圖矣故見大人則利也人
之處險而進不以正者多矣然一失其身萬事瓦裂
故凡有所進見也宜於正道自守而不可枉已以徇
人降志以辱身則素履已端大本已立而濟險之功
可成矣不亦吉乎凡此皆處險之道也本義所謂處
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正指此四句進字包利
西南三句不可失其正指貞吉一句上見險者貴於
能止而不可終於止句獨在蹇字上說不可終於止
承上起下之辭也不可以此句貼在利西南二句看

利西南以下皆是進而不失其正便是不中正也
貞字在見大人上說言大人固當用見而見之尤當
以正也
險在前貼坎字見險能止貼艮字知矣哉總繳
往得中也見其所以能平易也以卦變言自小過而
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夫往而得中是其有往有
爲一本乎事理之至當而不爲行險僥倖之爲所謂
平易者非以此歟其道窮也見所以不利東北也以
卦變言陽進則往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夫艮
乃東北之險阻也人之處險而雖險阻之是尚則必

不能出乎險而其道窮矣所以不利東北也

卦體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占者當蹇之時能見德位兼備之大人則所因者不失其人吾見往而有所爲也自足以成濟蹇之功矣往字不可說往而見大人卦體自二以上五爻皆陰陽各當其位而得正也占者當蹇之時而進能以正焉則已身克正罔敢不正雖邦國之大亦可以置之於無徧無黨之域也而何有於濟險耶

蹇之時用大矣哉必利西南必見大人必守貞然後可以濟蹇可見蹇之時用大矣傳曰天下之難豈易

平也

反身脩德是君子因行有不得故反之於身以修德行有不得者君子之蹇也反身脩德處蹇之道也

山上有水山本險地山上有水則愈險而不可行也故爲蹇

初六往蹇只在卦名上取義沙隨曰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位此說甚好但本義未嘗及此意者只在卦名取而以爲當蹇之時不可以有行也故往則遇蹇來則有見險能止之譽也

傳曰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止而不進又有見幾

知時之美也

宜待也傳曰時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行也

六二重在柔順中正上非此順德之賢臣亦不能如此蹇蹇也所謂守節仗義者也六五正應在上而在險中又主憂國危之時也二則以爲死難者臣子之當然于是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蓋蹇而又蹇以求濟之所謂出百死於一生也六二蹇蹇如此夫豈貪位慕祿而以其身之故哉盡吾職焉耳矣蹇蹇在六二身上說猶言險而又險也

終無尤也當人君在險之時而六二能蹇蹇以求濟借使雖不得以立事功而其忠君報國之心亦無愧果何尤哉甚言其蹇蹇之可嘉也事雖不濟亦無可尤况其克濟乎雖字當活看

九三以陽剛而亦往遇險何歟當蹇之時故也唯宜反就二陰彼當蹇時柔不能以自立必樂於相從而三亦可得其所安矣此聖人因其不能有為而教以自全之計也反就二陰非就之以濟險也所值非時姑求以自全而已内喜之也傳曰内在下之二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以自立故皆附於陽而喜愛之

此三之所以可來反而得安也

六四當大臣之位而值人君險難之時所謂與君同休戚者也使以巳之陰柔而往以濟險必陷於險矣唯宜連於九三陽剛有爲之才而與之合謀共事則濟險之功庶幾可圖矣何也天下之事每成於剛而敗於柔也

當位實只是一陽字指九三陽實陰虛三所居之位實是乃陽剛有爲之才也故四當連之而合力以濟險

九五之大蹇者時也朋來者德也時不可爲而德足

以濟時也謂之大蹇以天下之難而係於一身故曰非常之蹇然九五居尊而有剛徤中正之德足以來天下之賢人君子而智勇兼備者有之才力蓋世者有之蹇之濟也不難矣

以中節也不曰中德而曰中節何歟五當蹇難之時能以是中德而確守不易故曰中節中節中德也但自所守而言故曰節節字在陽剛上生來具此中節德之盛也以德感德所以朋來

上六以陰柔之才而處蹇之極故曰往遇蹇爲上六者當何如誠以九五居有爲之位備有爲之德者也

使能反而就之則所因者不失其人自足以濟一世之難而有碩大之功矣占者處此則宜於九五之大人求以爲濟險之主也志在內也即來就九五也以從貴也天地閒至貴者德居天子之位尤貴也而九五備焉蹇上六之占所謂利見大人正以從九五之至貴者以爲濟險之主耳

解卦

解本卦德而名也利西南者利於平易也無所往三句利於安靜也皆本卦變而取義也

三往居四入于坤體後天之卦坤位西南有平易之

義也二居其所而又得中非卦變也與蹇之退則入于艮而不進意同亦在卦變上推出雖三往居四則二居其所而得中矣得中則能審時勢之宜度事理之當故能安靜

解難之散也方其難之未散也人心苦於虐政慘於干戈今大難方脫而嚴刻繼之豈處解之道乎處解者必宜於西南之平易焉況此卦變自升來三往居四入于坤體有西南平易之義也所宜政尚寬大而煩苛之不形事從簡易而嚴急之是戒則瘡痍甫定民得所矣故曰利大難方解而煩擾乘之豈處解之

道乎處解者必貴於安靜焉況此卦變自升來二居其所
而又得中得中則能審時勢度事宜有安靜之義也
故若元惡既殄而無所往歟則宜來復其所若餘孽
尚滋而有所往歟則宜早往早復是固窮黷不事民
安業矣故皆曰吉

傳曰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
政皆從寬易也漢高之除秦苛政光武之除莽苛政
亦然

無所往有所往只是聖人示占之意看所值之時當
何如雲峰曰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辭顧其時何如耳

險以動便是居險能動動而免乎險便是則出乎險
之外往得衆也主程傳爲是然本義之意亦以爲衆
心也但讀者不察而錯認九四入坤體爲往得衆便
以得衆二字當坤字看也嘗因而辨之坤位西南平
易之義本西南而取也豈又本得衆而取也彖傳聖
人何不曰往居坤也顧乃牽合附會而舉此得衆二
字以當坤字耶此當以理斷而不可徒泥乎空言也
解之彖所謂利西南何歟誠以大難方解之後人心
樂平易而憚煩苛也況此卦變自升來三往居四入
于坤體坤位西南有平易之義坤爲衆九四入坤體

有得衆之義處解者苟能事從簡易政尚寛大而無苛刻嚴急之爲吾見往而有所爲也自足以得乎衆人之心而欣懽鼓舞所謂疾首蹙額者無有矣不亦利乎

乃得中也當重看乃字二句一直意大難方解之後而煩擾繼之非中道也令能來復其所而獲安靜之善乃爲得乎中道而所處之合乎時宜所行之當于人心也况此卦之變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有得中之義處解者可不以安靜爲internal而求合此中也

往有功也亦本九二得中說來惟九二得中道故能

相時而動待可而行干弋一揮遂收平定之功也謂之早往早復而獲吉者以此二氣收斂之餘而忽然數暢此天地之解也或解而有雷而霆驚乎百里或解而爲雨而滋潤乎八荒由是百果草木勾得乎雷雨之氣者莫不發榮長實者萌而甲甲者楁而拆矣夫以造化生物之功一皆由解而成如此解之時不亦大矣哉

雷雨作便是天地之解處故曰解建安丘氏曰雷雨作天地以之而解萬物之屯赦過宥罪君子以之而解萬民之難

傳曰赦釋之中溪謂赦而不問廣其遷善之門也宥寛之中溪謂宥而從輕科以減等之條也

初六無咎重在有正應一句當大難旣解之後一於柔而無所作爲則前難方解而後難復作也今初六雖以柔在下而上有九四之陽剛以應之吾知安靜之餘而不忘乎振勵之念休息之頃而尤切乎自強之心不多事以自疲而能遇事以自警也難何自而復作哉故曰無咎剛柔之際意還重要柔得剛上如蒙卦九二剛柔接也重在二得五上初柔在下而得四剛以應之則是剛柔之兩相交際以謹厚之資而

値乎剛毅有爲之佐吾知旣不多事以自疲而失於煩擾亦不無事以自息而溺於宴安難無自而作矣宜其無咎也故曰義無咎

九二爻主去邪媚說爲是田狐特其象耳得中直不可主人言照程傳得中直之道說爲是盖邪媚理所當去者有以去之則得中直之道矣傳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故於三陰邪媚之小人而爲國家之難者彼則有以去而獲之且得乎中直之道而非狹私妄爲也其象如人之田獲三狐而得黄矢獲者除而去之黄中色矢直物也

夫除邪媚而得中直是即所謂正道也占者能守此正則難無由而作上有益於君下有益於民而無不吉矣

得中道也即去邪媚而得乎中直之道也中字内包有直字易中凡言以中也得中也則主德言如大壯九二巽九二是也言得中道也則主事言如此爻及夬九二是也故不可以得中道為主德言

位與德貴相稱名與器貴相符六三以陰柔之小人而居高位此所以有負乘之醜而不免於寇之禍也雖以正得之言此位雖出於君上之所予然德不足

以稱之而爲人所奪不亦可吝乎

九四解而拇猶言解其拇也四與初爲正應然初以陰居陽四以陽居陰是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應不以正則不免有私情之比矣然四陽初陰類則有君子小人之分焉爲九四者若能悟其相比之失悼其疇類之非痛自刻勵解而去之將見君子之朋合簪以至而信於我矣是何也邪正不兩立也邪去則正來矣聖人之爲九四謀如此夫

未嘗位也專主初說不可照本義兼四說初以陰居陽而所居之位不當蓋小人也四既與之爲應則不

免於比小人矣故當解而去之

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是則以人君而自伍於宦官宮妾之流者也故聖人本爻以示占以爲占者慮此當何如哉蓋必念君位之不易處慨小人之不可親凡左右僕御前後陪人一切屏而去之斷以大義而不暱於私愛也如是則聖德之悔悟有漸善類之彙用有日不亦吉乎然小人易親而難踈也又必卽之消長之際以驗其去留之機必其羣邪之退如距斯脫然後足以驗我之能解矣否則猶未見其能解也故曰有孚于小人

象曰小人退也君子于小人迭爲盛衰今君子有解則小人便退而無所容矣不可用有孚于小人意

上六爻義公指上六墉隼指六三説爲是獲之與九二田獲三狐之獲字同謂除而去之也高墉之隼旣射而獲之則無不利矣小人去則善類安而所爲無不宜也獲之粘上句爲是

墉隼先儒指六三蔡虛齋指上六今之學易者皆舍先儒之説而從虛齋之説豈厭常喜新歟謹玩程傳於上六爻義皆從解極上立議論其曰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未解者乃害之堅强者所謂大奸巨

惡也是墉隼之義在解極上取矣其曰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矣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是上六射而獲之又在解極上取矣上六爻義在程傳如此明白初何事於他說耶然虛齋以上六爲墉隼蓋泥於三陰三狐之說而立此義也要之易不可爲典要

損卦

損本卦體卦象而名也下卦本乾上卦本坤今也損下乾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固損下益上也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亦損下益上也卦體卦象具

有損之義故名之
大象山下有澤之義與此不同此是損下以增高之義大象之意取澤氣上潤亦損下益上之義也
不可分損下益上貼卦體看損內益外貼卦象看卦體卦象皆具有損下益上損內益外之義
卦名爲損只取損下之義而上下俱損之說不可從彖辭重有孚上由卦名觀之不免有剥民奉君之失矣然人君之於民亦有當損者焉占者誠能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如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一皆取有定制賦有定法而不瘠民以自殖此則損道之

善而爲天下之中正者也吾見斯民莫不唯正之供克終其事不亦元吉乎在官者無妄入在民者無妄出不亦無咎乎然此道也可以爲經國之遠猷而世守弗失不亦可貞乎可以爲古今之通義而推行無弊不亦利往乎夫取於民者固所當損而用於已者亦所當損可也誠以用莫大於享祀也享禮以八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薄當損之時去文而崇質與奢而寧儉果何所用乎雖二簋之薄亦可用之以享蓋殺禮以從時也夫以享祀之至大者且薄而況非享祀者乎彖傳上言損民之道而復繼之曰二簋可

用事何也此自損之道也夫人君徒知損於民而不能節儉以自損其末流之弊將必竭民財以自豐殖而無所不用其損矣故又曉其當自損獨以享祀言舉其大者則小者常損可知矣傳曰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飯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征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

損下以益上則私家之所有皆輸之於公府也故曰其道上行本義所謂剥民奉君是也故名曰損此處只本卦體以什損之名未見損好處

損而有乎則取於民有制蓋本諸天理而行之以至誠者也四者之應豈不以類而至乎所謂二簋可用亨者何也當損之時則殺禮以從時雖至薄無害是二簋應有時也大抵天下之事惟其時而已矣就卦畫推之損下卦初畫之陽益上卦初畫之陰亦有時也就天下之理推之大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亦與時偕行也然則二簋之用於損時也不亦宜乎

損剛益柔三句是推之卦畫推之事理以見二簋之當用也損益盈虛照程傳四件看為是

山下有澤則澤氣上通於山亦有損下益上之義故曰損忿不懲必至於忘身及親慾不窒必至於縱欲惟危故曰人之一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懲忿者涵養氣質而問學以矯之也所謂平易以養心中和以養氣是也窒慾者克去己私而義理以勝之也所謂克己復禮閑邪存誠是也懲忿者戒之於已發之頃窒慾者遏之於方萌之時也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不免於有柔邪之失也爲初九者則能輟己之所爲而速往以益之汲汲乎讜論是陳忠告不已無非以在己陽剛之

道而欲矯其氣習之偏也占者如是是能損已及人果何咎哉然初之於四也情雖有相應之好而勢則有上下之分使求之大過責之大深吾恐言者輕聽者厭不免於睽違而乖戾矣尤當斟酌其淺深而損已以益之乃可也

尚合志也尚上通指六四言四之於初九蓋有正應之好而與之合志者也此初九所以已事而速往以益之也情好素相得而過失當相規也不然則無交而求人其與之哉

九二備剛中之德而勵自守之志不肯妄進蓋志於

道德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者也貞之至也占者所

宜以仁義道德自守而不以富貴功名爲心一如九

二之貞而不肯妄進乃所宜焉若有所往而遽遂以

求進必至於降志辱身枉道求合而不免於凶矣夫

當損下益上之時自其守貞而觀之若無益於上矣

然能不變其所守我知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而起懦

盛德至善足以移風而易俗其有益於君也孰大焉

此爻專爲占者說蓋本爻義以示占也弗損益之一

句正見利貞好處

弗損益之不可說不待損己之所有而自有以益上

也不變其所守便是弗損雲峰曰不自損其所守者乃所以益之也此說爲是

德莫美於中也九二中以爲志重道德而輕功名飽仁義而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所以不肯妄進也謂之利貞其以此歟

六三爻辭亦是本爻義以示占也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故占者若三人行歟則互相嫌隙矣故宜損其一人使之不得間於爾我之間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故占者若一人行歟則孑然獨立矣故宜得夫同類之友

而投以相與之好也夫三人行而損一人一人行而得其友無非以兩之道而為致一之義也占者可不致審於此乎

一人行則得其友非得其友言求得其友也

三則疑也人之常情兩相與則專三則雜亂而疑矣爻辭所謂一人行而得其友正欲以兩相與而求免於疑也陰柔之疾為邪媚為懦弱為不決為無斷皆氣質之偏也四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疾所謂取諸人以為善者也固可美哉使於此而畏難苟安不能速於從善可乎要必勇猛精進而惟初九之陽

剛是從則有以矯其偏而濟其所不及氣質可純邪

疾可去也不亦有喜乎占者如是則無咎也不然疾

痼於巳而終不可去矣安能免於咎哉

六五柔順虛中以居尊位蓋謙冲下賢痌瘝民隱之

君也故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故有德者獻其德有

才者獻其才有智勇者獻其智勇有土地方物者獻

其土地方物莫不感其至誠而興利見之心也象爲

或益之十朋之龜雖欲違之而弗克辭矣占者如是

則是以四海而仰一君合天下而奉一人其元吉也

何如

兩其爲朋之說詳見語録徐氏

自上祐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五有柔中虚巳之德而天命歸之則民心必歸之也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故不待損巳之財損巳之所有以益之也田租之蠲因民田疇所自出也布帛之賜因民里宅所自有也是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果何咎哉然其所以利而益之者又必本於公平正大之體而無遺道干譽之失則所益之道無非良法美意至精至當而吉矣可

以爲經國之遠猷爲治世之良規而利有攸往矣不特此也吾見其澤之所及者廣德之所施者博人心之歸服也初何有遠近內外之限耶故曰得臣無家

謹按得臣無家亦在貞字上說下來朱子所以補惠而不費一句者蓋以其惠廣故得臣無家要之所謂惠者亦從貞內來非是以得臣無家在惠不費說來以吉利有攸往在貞上說來讀者但當從周公立言之意而不徒泥朱子訓詁之文也

凡惠自己出則所施有限而所濟亦有限今惠而不費則所濟無窮而其惠廣矣所謂其道大行無一夫

不被其澤是也君子之樂莫大於是君子之志不於此而大得耶

益卦

此卦本卦體損上益下之義而命名也文王係彖之意以爲人君莫貴於益下而益下之道莫貴於中正也此卦二五皆具有中正之道占者之益下也一本乎天理之至當契乎人心之至正而無違道干譽之非則此道可以施諸天下傳諸後世不亦利有攸往乎不特是也人能中正以益下則患難可濟事變可理矣故又曰利涉大川况此卦下震上巽皆木之象

又有涉川之義也

利往利涉皆在中正說說者皆泥本義以中正貼利往震巽皆木貼利涉此不通之論也細玩本義未嘗分貼其所以有下震上巽皆木之象二句葢言卦中亦具此利涉之義實不重在此也若以皆木之象二句爲足以盡利涉之義則文王之意亦淺矣甚非朱子什經之意也故學者當以意逆之爲是

損上益下照卦體損上卦初畫之陽二句看自上下下照卦體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一句看

損上益下損巳之所有以與民自足以得乎斯民之

心而說懌無疆矣自上下下則民之所積皆君之所
賜也德之所施者博而益下之道光輝宣著也
中正有慶傳曰以中正之道益下天下受其福慶也
故此道利往木道乃行單在濟川上說而未以中正
益下繳之所謂利涉何也涉川必資於木也此卦下
震上巽皆木之象用是木以濟川則舟楫之利以濟
不通而木道乃行矣然則益下之中正乃濟川之木
道也豈有不宜於濟難乎動而巽者內有奮發之志
外有遜志時敏之功自是踐履既到而涵養自深德
之具於已者日進於廣大無疆之域矣此本卦德言

以見益之在人者也天施地生以卦象言也乾以一陽下而爲震天之施也坤以一陰上而爲巽地之生也天施地生則是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而有以成天下之物矣非其益無方乎此本卦象以見益之在造化者也夫日進無疆者以動巽之時然也其益無方者以天施地生之時然也即是觀之凡益之道莫不與時而偕行也如日月之所以虧而盈寒暑之所以往而來鬼神之所以體物而不遺動植之所以生生不已何莫非以益之時而然哉益道之大於此可見矣

凡益之道泛說爲是不獨指上二事

風雷益傳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又曰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莫大於是雲峰曰速於遷善則過益寡決於改過則善益純是遷善改過自有相益之功也亦猶風雷之交相助益也

初九韋布之庸也然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所謂無功而受賜者於此無所報效可乎所宜出腦中之抱負建奕世之偉功以少伸啚報之忱乃可焉然居下任重未免有咎要必使吾之所作者上有益於君

下有益於民而極其大善然後得以無任重不勝之咎焉下不厚事也原其所以必元吉然後得無咎也下不厚事言居下位本不當任在上之厚事必元吉然後得無咎朱子曰下不厚事凡居下者不當任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爲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無咎之戒也

二以虛中之德而安於處下之分盖實德不貳之賢者也故當益下之時而受君上之益不徒居之天位食之天祿或錫馬蕃庶或晝日三接而所以益之者

有陰無替其象如或益之十朋之龜雖欲辭之而不克辭焉謂之或者群然而至不知其所自來也然六二爻位皆陰聖人恐其守之弗固而虚中之德或歉焉故又以永貞爲戒永貞者長永正固以守此虚中之德則上不負君心下不負所學而吉矣抑此義也王者得之當何如哉盖王者尊無二上而上帝則居王者之上者也王者占得此爻宜用此六二虚中之誠以享於上帝吾知上帝必來格來臨而錫以繁祉寧不吉乎此亦王者居下而受上之益也上是擬人臣受益于君之象而致其戒下是著人君受益於天

之義而善其占

或益之下當補出十朋之龜一句如包荒得尚于中行及見輿曳等句法六二所以或益之十朋之龜而弗克違者何也蓋由六二有虛中處下之德而上人之益自外而來不特求之而得也

傳曰虛則來物理自然也大抵虛中與處下平看

舊講依朱子本義講細玩理長照舊講爲是

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人不當得益者然當益下之時不能無益居下之上又在民具爾瞻之地者不可不益之也但六三無德以堪之故在上之人有益之

以凶事者或投之叢挫之地或置之困頓之所勞體膚餓筋骨而拂亂所為若此者事雖凶而實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是吾知警戒震動之餘庶有以去其不中不正之失而可以無咎矣抑猶未也蓋必方寸之中有孚顯若至誠不欺凡所為之事上合天理下順人心悉本乎中行而無一毫之可議由是而告公以通信焉使彼知我以凶事獲益之多而責望之心庶乎可慰矣所謂無咎者必如此而後可否則抑安能免於咎耶

固有之也之字指中正言中正之德人心所固有者

但爲氣拘欲蔽則有時而失耳所謂益用凶事者正欲六三困心衡慮而固守此中正之德也六四居大臣之位而有益下之責者也但不免有不中之失故聖人以中行爲戒言占而當六四之位者苟能以益下爲心而凡所以益之者一本於公平正大之體而不違道以干譽一出於天理人情之當而不曲意以徇物則能合乎中正矣吾見其告於公上也忠言讜論無非益下之美意而延納不暇矣依之以遷國也嘉謀嘉謨無非益下之良法而無所不宜矣中行之美有如此然則居大臣之位者其可以不中乎

利用爲依遷國利用依之以遷國也遷國本以益下也六四能益下而合中行故可依之以遷國也周之東遷依晉鄭也故曰鄭晉焉依

三四皆不得中故聖人因占以設戒

所謂告公從者由六四以益下爲心而合於中行故告公而見從也補出中行意爲是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是德位兼備之人君而天下所仰望以生養者也吾知其所以惠下者一皆真心實意而有以惠其心焉如是則不問而元吉可知矣何也盖上有信以惠於下則在下之民亦皆有信

以惠於上將見其至誠不欺篤實無二而沒齒不忘君德矣所謂元吉者以此有孚惠心便是君之德也而民亦有信以惠之惠之者以君德爲惠也大得志也民惠我德則無一夫不被其澤矣故大得志

上九以陽居益之極陽性躁動而又居益之極故求益不已也傳曰利者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巳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無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由是觀之人之立心不恒而求益不已者其能免於或擊之凶乎戒辭也

偏辭也所謂莫益之者但據聖人從求益之一偏而
言也若究其極而論之反有擊之者矣豈但莫益而
已耶
彼求益此莫益是聖人據求益一邊說故偏辭論致
極處還有後災
自外來也利者人所同欲而我欲專之則擊之者不
期而來也故曰自外來

夬卦

夬以五陽決一陰如摧枯拉朽耳故曰決之而已然
聖人尤不敢易焉而必歷為之戒言君子之決小人

也不可易也必揚庭以聲其罪呼衆以合吾力猶恐不免於危厲也又當自治以端其本而不徒專尚威武以開其隙如此乃宜於往決小人也聖人之爲君子謀如此夫隆山日知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無一跌之虞矣

揚必于王庭何也王庭王者之所居而又爲衆人屬耳目之地也於此而正名其罪蓋以王命去之以衆人之公心去之非吾心之所得私也正名二字最有味

以五陽去一陰而何暇於呼衆也陰勢雖微或爲

敵君子無時不戒懼也尚有危厲者小人奸險莫測

而蜂蠆之毒每寓於冥冥之中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者詳於自治而仁以守巳義以律身不徒惡聲厲色

之是尚也告自邑二句是一句書不可作兩句看告

自邑便不利即戎此亦占中之象如告公用圭係于

金柅句倒有厲句起下告自邑二句利有攸往承上

言必如此方宜於去決小人也未便就去決小人許

之也

健而說二句是舉卦德而贊其善於決陰也此卦之

德自乾而言則有發強剛毅之操自兌而言則有温

厚悅懌之美健而且說吾知其決小人也勇以行之而又有溫然可掬者存剛以斷之而又有煦然可親者寓蓋不壯于頄不悻于面而制之於從容談笑之餘也卦有決陰之善如此此聖人所以贊之

一於決則傷於血氣之勇非善也一於和則流於姑息之仁亦非善也唯決而且和故爲善

柔乘五剛則是一小人而加於衆君子之上蓋踰節凌分而罪不容誅矣揚于王庭宜也

既孚號有衆而又有厲何也誠以小人之禍每藏於不測之中唯處之以危厲而不敢有所輕易則可以

收萬全之功而决小人之道斯光顯矣
所尚乃窮也言君子之决小人也雖威武是尚而不能自治以端其本適足以滋小人之暴而肆反噬之凶矣不亦窮乎
剛長乃終是有攸往後一步事一柔在上剛長未終也今往而决之則無復一陰之遺而有六陽之慶剛長至此乃終也此則藹藹吉人而陰邪遠去之君子夬小人之功至此不亦可喜也哉
施祿及下又是取潰决之意不復以夬决言也君子以有位者言上自公侯卿大夫下至於士庶君子皆

因其分而祿以養之其恩意之溥亦如澤之潰決也

初九當決之時其志固欲勇於上行決夫小人也然初九居下有趾之象蓋草茅之庸而勢分之微者也於此而欲往決夫居上之小人不免於力小任重之失矣不勝之咎烏能免哉

潘氏曰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往則不勝其咎宜也

初九壯于前趾在當決之時論陽剛之意本義在所畏矣不勝爲咎不勝便是咎也

量敵而進奸謀而成理也上六以權位極盛之小人

而初欲决之是不勝而往矣安能免於咎乎故曰不
勝而往咎也胡氏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於恭顯
劉蕡欲去宦官而卒困於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九二當决之時若可以上進而决小人矣然九二剛
而居柔不恃乎剛也又得中道動中事宜也故無壯
趾之失而但内焉惕懼外焉呼號有衆以自戒
備唯恐有往而不勝之咎焉如是雖曰患生不測而
暮夜有戎亦可以無患而不必憂恤矣其於决小人
也何難哉
得中道也言九二將欲决小人之時而憂惕呼號以

自戒備是能防患於未然制變於無形而所爲得乎中道也此其所以有戎而勿恤也
九三當決之時亦欲決小人也但九三以過剛之資而不免有恃壯之失吾知其以健而不以說知決而不知和剛壯見于面目而唯惡聲厲色之是尚也夫小人勢窮則敵已甚則亂以是而決小人其能免於凶乎此聖人據九三之過剛不中而云然也於此又曉之意謂九三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不免於有私情之係者也爲九三之君子者若能果決其決不牽於舊好不係於私愛而斷以大義焉則雖合於

上六而有不善之污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之慍終必决去小人而不入於小人之黨抑何咎哉此爻並無象

自有凶以上聖人論其恃剛決陰之凶自君子夬夬以下聖人曉以用剛决陰之善君子夬夬君子指九三言本義為君子所慍之君子泛言遇雨若濡亦取譬之意人遇雨必至於濡濕其身言九三合於上六之小人而為其所污也為君子所慍見怒於同類也怒其以君子而合小人也終無咎也言九三始焉合於上六不免有咎也今能果决以决之而不係於私

愛則遇雨之濡於此而可釋君子之慍於此而可免蓋不入於小人之黨矣抑何咎哉

九四爻辭自牽羊悔亡以上決其不可進以決陰聞言不信一句逆其必欲進而決陰

傳曰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陰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傳以此二句在決陰上說本以陽居陰說來而朱子義則兼不中不正言也細玩本義臀無膚二句只言其以陽居陰不中不正而其失有如此以此人決不可上進決陰也泛

論道理不必在决陰上說爲是九四以陽居陰剛斷不足也不中不正動失事宜也若人也自其無事而居也如臀無膚而不安有事而行也則次且而不進進止兩皆不可也以是人而欲决陰其可得乎爲九四者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如人之牽羊然庶可以免不勝而往之悔也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度德量力以自止也雖聞牽羊悔亡之言而不信焉占者聞其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

位不當也以陽居陰不中不正也所以居不安而行不進也以是人而欲决陰其可以成功乎聰不明也

言其聰聽之不明也使其明於事理而知己不足以决陰豈有聞牽羊之言而不信者哉

夬之九五何以有莧陸之象也莧陸感陰氣之多者九五切近上六之陰是蓋人君於宦官宮妾之流也朝夕與俱而為其漸漬浸潤入之也深矣故有莧陸之象然九五當决之時為决之主若决而决之而又不為過暴合於中行是則不假乎惡聲厲色之形而制之於從容談笑之中蓋健而說决而和者也是則决小人之有道矣所謂禍起於危迫亂生於已甚者無有矣抑何咎哉

莧陸就九五所居之地而言夬夬中行示以决陰之道也中未光也傳曰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决之故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

上六無號所謂翩翩不富以其鄰者無有矣終亦必亡而已矣故曰終有凶

姤卦

姤卦只在初爻取義一陰之微驀然於五剛之下蓋出於望外如不期而遇者故爲姤遇已非正言遇出於偶然非定其交而相與者故爲非正也又一陰而遇五陽不正甚矣故取女壯勿用取女之象占曰女

壯言陰之必害乎陽也曰勿用取女戒陽之當防乎陰也

不可與長也實在取女上說女子以從一爲貴以守貞爲善今女德不貞而壯之甚者必害乎陽固不可與之遂偕老之願偕永終之美也謂之勿取者以此

此聖人抑陰之意

天地相遇四句朱子語録謂天地聖人之遇別取一義也遇之善者也汞遇倒是女子之遇遇之不善者也天地字只照陰陽字而一與五字不必說天地絪緼天地相遇也萬物化生則品物章矣以天德而居

天位剛遇中正也其道大行是天下大行也臨川謂陽剛之道得行於天下非也如澤可遠施便是

姤之時義大矣非贊辭也警戒之辭也所謂大者只在幾微二字見一陰之生甚微若可忽也而實可慮也燎原之慘起於一爝而涓涓之微實有以成江河之大也則夫他日之所以成拔茅之勢而肆剥床之災者未必不由于此一陰乎故曰大矣哉朱子語録之說不可從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所以聖人說姤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係于金柅至見凶戒小人不可害君子也羸豕

一句曉君子當防小人也係于金柅在初六自巳說本義靜字正照此句正字照貞字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勢必盛也故聖人戒之言爲初六者能靜以自處正以自持而不上進以害乎君子則得以自全而吉矣若夫恃其浸長之勢而上進以害乎君子雖曰非君子之利而亦非小人之利寧不見凶乎此所謂二義以戒小人也羸豕者一陰之象豕陰躁之物豕而羸弱陰之微也一陰雖微而其勢必上行而不可止決不能以靜正自守猶豕雖羸弱而必至於蹢躅也君子於此可不爲之備乎傳曰小人雖微弱之時

未嘗無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爲矣

柔道牽也初六一隂始生於下其上進之勢浮浮乎不可遏故聖人係以繫于金柅之辭以止之繫于金柅者欲其自止正所以止之也本文牽字只在初一人身上說

九二包有魚魚隂物初六之象也二與初遇初隂在下而二剛在上是小人在其統馭之下也其象如包有魚然夫包有魚而我得以制之則有以遏其上進之勢而杜其害衆之惡故無咎若不制而容其上進則必害夫衆矣故曰不利賓未免有咎也

本義然制之在已還在包有魚上說雲峯所謂容之於內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非包有魚之外別有所謂制也賔字照本義作衆字看程傳謂外來者又是一意

義不及賔也言當一陰方微之時而有以制之使不得以上進宜其害不及於衆也衆即上四陽也

九三過剛不中以性體之剛暴言下不遇於初上無應於上以其無所遇言蓋剛暴猜狠之人而孤立無與者也故居則無相友之人而不安如臀之無膚行則無汲引之人而不進而其行次且是則所謂厲也

雖曰有厲然既無所遇則無陰邪之傷而小人不我
郋矣何大咎之有哉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是無所遇
之象此二句總承下不遇於初二句不可分貼厲字
屬下句蓋臀無膚二句是厲故不復以厲字屬上玩
本義自見行未牽也此牽字與柔道牽也之牽字同
皆作進字看三以過剛不中之人而上下皆無所遇
其行也安能前進乎所以謂之其行次且也
九四一爻全主程傳君民說爲是不復以魚爲小人
也
易之大分陽在上爲君陰在下爲民四陽與初陰本

爲正應有君民之分也今初六已遇於二而不及於

巳是其所屬之民巳他往而不附於我矣故曰包無

魚夫居上而致民心之離叛凶不由此起乎傳曰起

者將生之謂言其難將作也

遠民也此夫子推本之論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今九四民之去巳實巳之失道而遠夫民也九四

未見遠民處夫子特據理而言耳傳曰四之失者不

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玩本義從泛

說

九五一爻以君子小人立意不復拘於君道也九五

陽剛中正其德備也主卦於上其位尊也殆君子之表表者歟其象如高大堅實之杞也然初陰在下如甘美善潰之瓜也五之下防初陰唯恐其上進以害乎君子迫猶以高大堅實之杞而包乎甘美善潰之瓜也此九五本爻之象聖人示占之意陰陽以為迭勝時運之常微者不終微而盛者未必長盛也為九五者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不壯于頄不悻于面而神機妙算默運於無所事事之餘則吾所以防之者慎密而不忽所以制之者潛隱而不露迫見可以扶天運於欲去之餘回造化於將剝之際陰邪逆迹

而純乾之景象頓復矣不爲有隕自天乎含章二句
聖人示九五以制陰之道也章美非德在制陰之道
上說隕墜也杞之高大照五之位言主卦於上是也
堅實照五之德言陽剛中正是也瓜之甘美照陰之
柔媚以悅人言善潰照陰之變詐不測而巧於逢迎
言
以中正也本德言以九五有此中正之德故能含晦
章美靜制夫陰不然則自恃其剛而唯惡聲厲色之
是尚矣
志不舍命也傳曰命天理也五之所以靜制夫陰者

其志之所在惟循天理而爲之初無機械變詐之爲無行險僥倖之失所以能制夫陰而回造化於本無倐有之餘也按此句還在制陰上說說者以陰陽迭勝時運之常爲命九五能含章以靜俟之便是志不舍命蓋主於中溪之說也如此說只下靜俟二字靜制二字說不去照舊說爲當

上九以剛居上有角之象剛則不能和順以接人上則不能降屈以從人且其所居之位又不當事任之地也夫處不當事任之地而以剛亢求遇於人人誰與之故吝雖無所遇而亦無陰邪之傷故無咎

傳曰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此於吝字意切

隆山曰上九剛亢絶物雖無所合而亦不近陰邪可無意外之患此於無咎意切

上窮也言其以剛居上而不能合于人離群絶物無所與遇窮亦甚矣不可吝乎

萃卦

萃聚也本卦德卦體卦象而名也然辭之所係又在聚之一字立意王假有廟言王者占得此必當至于

廟蓋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也王者竭其誠敬致其齋戒聚一已之精神至於廟以承祖考則祖考無不格矣如此講爲是不可說王者一已之精神至於廟以聚祖考之精神蓋廟以藏神故祖考之精神聚於廟也王者但當聚巳之精神而假廟以奉承之耳豈祖考之精神直待王者假廟而後聚於廟哉承奉也猶以承祭祀之承字

利見大人亨利貞言所聚之人當利見大人始亨又要聚以正方能保其亨所聚不正雖見大人亦不能亨也重在所聚之人上說本義物既聚之物當作人

字看豐㚒萌於大有之時刼奪起於群居之頃自古
來未有物聚而不爭者故物既聚必冝見大人以爲
萃聚之主則可以一人心統衆志爭奪不作而各止
其所矣故亨然所聚不正則不免於互相朋比而爲
苟合尤必冝以正相聚然後可以保其亨否則雖見
大人亦不能亨也
大牲必聚而後有故占者當萃而用大牲則是財之
裕者用必豐非奢也冝也不亦吉乎聚則可以有所
往故占者當萃而攸往則是積之厚者施必遠非妄
也冝也不亦利乎

萃彖五事俱散說皆示占而有戒意玩本義四必字三可以字便見
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言有此卦德卦體之善所以能善也萃之名卦以此也卦德坤順而兌說則是我能卑順以從乎人人必和說以孚於我所以物我之情相聚而無少扞格也卦體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則是君能誠實以下交臣必虛中以上應所以上下之情相聚而無少乖戾也萃之義具於卦德卦體者如此名卦之義豈徒然哉
剛中而應卽所謂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六二

柔順中正虛中以上應也故聚與大壯之故壯意同

聚意全在故聚上說而卦德卦體之善是所以能聚

也若出順以說二句亦當入聚意在內

致孝享也極其一念之孝心以享于祖考也蓋廟以

藏祖考之神而祀先主於孝敬故當如此正所謂聚

一巳之精神也

聚以正二句一直說彖傳意重正上故以聚之正見

亨言當聚而見大人則能亨由聚以正也向使所聚

不正雖見大人亦不能亨焉利貞之意黙存於言表

矣

順天命天命者天理之當然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故當萃而用大牲有攸往亦唯其理所當爲者而爲之故曰順天命也此題只以本義二句作主發揮而祭者宜盛居者宜往之說不可從財用之豐儉事爲之行止唯其理而已故損之二簋用享爲與時偕行剥之不利攸往爲天行而萃之用大牲利攸往爲順天命也時也天也命也一理也聖人唯欲人順理而行耳

觀其所聚與咸恒同二氣五行妙合而凝天地此聚也聲應氣求類聚群分萬物亦聚也然則天地萬物

之情不於萃而見乎

澤上於地是澤水之氣上行萬物皆發榮滋長而萃聚矣故爲萃除戎器戒不虞者保萃之道也傳曰聚則多故君子觀萃象以除戎器凡弓矢甲冑干戈戚揚之類整其弊壞修其廢墜而有以聚之非復向日之朽戈鈍鉄曾無素具也君子除戎器如此豈右武而已耶誠以事變之來也無常而其患也莫測使無以備之則倉皇失措蓋有不能爲之所者矣君子除戎器正所以戒不虞使緩急有備而倉卒無患也保萃之道孰外此哉

虞度也事變之來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者故曰不虞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是本爻之義也若號以下是聖人教其當如此也傳曰初與四爲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今乃隔於二陰而不得以相萃是有孚不終也然當萃之時不能自守乃至於舍正應而從非類是志亂妄萃於二陰也夫初六有孚不終而至於志亂妄萃如此其失可知矣處此地者當何如哉若呼號正應則不免於一握之笑但勿恤此笑以爲四吾正應也吾所當求者也由是往而從之則有孚之美于此而克終妄萃之失于此而可免果何咎哉

有孚不終二句一直說下來言初六有孚不終而至乃亂乃萃也若號以下是聖人欲其終有孚之美而免妄萃之失也

一握傳曰俗語一團也雲峯曰陰聚之象

六二爻辭二句對看總爲萃於君之占不可用萃君萃神意引字照孚字看吉無咎照利用禴看上是曉其當合衆以萃於君就位上立意下是言其能竭誠以得乎君就德上立意禴薄祭也夏祭曰禴王氏曰夏則陽盛其享以樂爲主利用禴甚言其孚之可尚也用禴意輕

九五以剛健中正之德而居至尊之位六二之正應也所當萃者也今六二雜於初三二陰之間而乃能牽引以萃焉則不唯外比於賢而得從上之正又能同升諸公而無離群之非萃之吉者也果何咎哉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是其竭忠輸誠而有以得君之心在我之孚有以感夫在上之孚也故卜祭者有此六二虛中上應之孚則雖禴祭之薄亦可以交于神明而神必來享來格亦如九五之誠實下交也以六二萃君之孚而可用於享神如此蓋孚之至者焉孚字主六二上說爲

是兼五說者非引字主牽引初三以萃於五者爲是不可如程傳牽引於五之說

中未變也言六二備中正之德蓋賢臣也故其應五之志確然自守而不變於非類也所以位雖雜於二陰之間而能牽引以萃於五也使其徒有比陰之志而無應五之心亦可以覘其中德之變矣傳曰變則不相引矣

六三萃如嗟如無攸利以其欲求萃近而不得言也然求萃不得亦以六三之陰柔不中不正也蓋才德之不足以萃於人而人莫與也往無咎者言三之與

上志雖不相應而分則相應爲三者唯往而從之則無妄萃之咎也小吝者貶之之辭也小吝有二義不得其萃然後往往萃既非其心也復得陰極無位之爻所萃亦非其人也故可吝

求萃於近以二四言往從於上以上六言求萃於二四而不得者以其不中不正而無萃人之才德也往從於上以上六言可以無咎者以其雖非相應之爻而實居正應之地也此爻之義程傳備矣

上巽也正應在上而三能巽順以從之則得所萃之正而何有以妄萃之咎耶此意正解往字故不主程

傳之說

九四不患於無所萃而患於失所萃之道也故聖人戒必以大吉然後無咎上比九五下比衆陰此在四字上說蓋四居大臣之位也然以陽居陰不正此在以九居四上說恐所萃之不由其道也必大吉者戒其萃君民只是一正而已矣上萃於君一本於仁義道德而不辱己以求合下萃於民一出於公平正大而不違道以干譽所萃之道盡善盡美而可以無咎矣

四當萃之時得上下之萃者也然以陽居陰不正恐

所萃之不以正也必大吉而後得無咎者戒其萃以
正也此爻之意程傳備矣
位不當也即所謂以陽居陰而不正也唯其如此故
聖人戒以大吉無咎云萃有位無咎在九五言匪孚
元永貞悔亡在占九五者言九五剛健中正有其德
也當萃之時有其時也由是而居至尊履大寶自足
以萃天下之人心而言莫不信行莫不說果何咎也
占者居九五之地而若有未信豈可徒責諸人而已
哉則亦修其元永貞固之德務與九五之剛陽中正
者無異則人感其德而無思不服匪孚之悔可亡矣

謹玩本義亦字承九五而言永貞固皆陽剛中正之
所爲也故以此戒占者當如是也
志未光也言君人之道能使萬邦作孚而兆民永懷
則其志始光大矣今萃有位而人匪孚其志豈得光
大乎迨不免有慚德也此只據爻辭匪孚意說不可
作尤五
上六處萃之終則此爻已固彼來已晚而萃非其時
也况以陰柔無萃人之德無位無萃人之勢故求萃
而人莫之與也爲上六計者當何如必齎咨涕洟而
以憂戚處之則雖不得所萃而亦可以自全也果何

咎哉

齎咨嗟嘆也涕洟悲泣也皆憂戚之義憂所當憂而

卒於無憂故無咎

未安上也居上而人莫之萃則不安於上矣所以當

齎咨涕洟也

升卦

升本卦變而取名也元亨本卦德卦體之善而取義

也此句泛說下面見大人勿恤南征吉便是元亨

見大人者自一時見大人而言也南征以仕進言

大人居崇高富貴之位而巍巍尊貴者也以幣帛草

茅之賤而見之能不內懷憂恤乎惟有此內巽外順剛中而應之善以見大人吾知爲大人者必吁俞以受之改容以禮貌之謙焉行言焉聽而不必憂恤矣若夫以此內巽外順剛中而應之善前進以賓于王家仕于人國必將居天位食天祿而何有於不吉耶見大人勿恤見大人之元亨也南征吉南征之元亨也說者以見大人爲人君見九二之大人非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自一箇人身上說巽而順者心通乎道而處事各得其條理也剛中而應者有過人之才德而獲上之信也凡此皆升之善也是以占得此

者則元亨而見大人勿恤南征吉也

有慶也此慶字只在自己身上說以草茅之賤而得遇也尊貴之大人諫行言聽終身之志願將由此可慰也不爲有慶矣乎

志行也當昇而前進以仕於人國則學術由此可施事功由此可建非志行而何哉

地中生木以木之根荄果實者言也木生於地中則動生意於土膏之内妙化機於沃壤之中由此而萌蘖而拱把而合抱有升之象也君子體之以順德順德亦升之義也順德在心上說不在事上說理得於

心謂之德君子所以順德者敬以直之一以守之存養密察而不敢以一毫私意自累不敢以一毫私意自蔽使吾心之內由一善積而至於萬善之兼備由一理積而至於衆理之兼該也積小以高大如此德之升也何如

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所謂卑以自牧而小心翼翼者也今也自知其才弱不足以上進乃能巽於二陽之賢而順以從之于以賴其汲引薦拔之力焉占者如之則志行由此乎名譽由此著必能舍側微而登于朝著也寧不大吉也哉能升便大吉非升之外

別有所謂大吉也

上合志也傳曰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當升之時凡抱剛明之德者孰不欲上升耶二此志三亦此志初則能順以從之而與之合寧不升而得吉乎上字指

二三言

交内孚字在九二上說不兼五言九二陽剛中正誠實以上交六五柔順中正處中以下應則是爲人臣者竭忠輸誠而有以得君之心信之專任之篤也上祭者有是九二之孚焉雖禴祭之薄亦可以用享吾見神必來享來格亦如五之應二矣夫九二事君之

孚而可以享神如此孚之至也此則事君之道已盡而臣子之責已塞何咎之有哉文內重孚字曰利用禴甚言其孚之可尚也用禴意輕無咎仍在九二上說

有喜也即六五虛中以下應也人臣以得君爲喜今九二極一己之孚誠而有以致君之下應其喜當何如孟子曰不得於君則熱中人情大抵然也此題專主君臣說主卜祭說者非

有喜專主得君說而遂其升進之意又在外也

九三陽剛德足以升也當升時時可以升也有其德

而又際其時其升而上也何阻滯乎象之升虛邑者以此占者有其德有其時亦如是也

進臨於坤若升虛邑之象升虛邑者無所阻滯之象非言其易也

無所疑也傳曰入無人之邑其進無疑阻也然亦本九三以陽剛當升時故能然

六四居大臣之位者也夫臣德莫大於順六四以陰居陰順之至也吾知其以此順而上事乎人君也蓋誠效勞鞠恭盡瘁誠意之極而無二爾心者也王者占而得此用以享於岐山之神吾知神必來享而來

格也夫以人臣事君之誠而可用於享神如此人臣之職於此乎塞事君之道於此乎盡蓋臣道之盡美而無一毫之過舉矣故曰吉無咎

謹玩順乃人臣事君之美順則誠矣是誠也幽可以享神而況事君乎故周公發用享岐山之義見其誠之可尚也重人臣事君上不重享神

順事也專主享神言爲是享於岐山便是事而其事則順事積一巳之誠敬極一念之齋莊于以上通于神明亦如四之順以事君而無二爾心也非順事而何哉

本義於六四爻下但曰義見萃卦而於象下則曰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何也此正解亨于岐山之爲順事也以順而升在六四積其誠意以事君說登祭于山積其誠意以祀神者亦以順而升也故曰以順而升以順而升象登祭于岐山以祀神之意言非以行步言本義不曰登于山而登祭于山可見重在祭字上見以順而升不重在登字上也朱子曰人積其誠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正以順而升之謂也六五爻義決主踐祚說而治功之說非也升諸爻皆主升進言又本義云當升而居尊位而不曰當升之

時而居尊位亦足以證踐祚之說爲是矣

六五以陰居陽不正也然當升而居尊位以不正之德而升居尊位可乎故聖人戒之曰必貞則吉而升階貞者正而固也君人之道不外一正而已矣蓋必所言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所用者正人而凡設施舉措一於正而執之確守之堅如此乃得乎君道之善而間無可議由是升於位也則位乎天德上可以凝天命下可以屬人心前可以承祖宗後可以垂子孫不猶升階之易乎否則德薄位尊力小任重鮮不仆矣

大得志也言六五有正固之德而其升於位也若升階之易然則是以盛德而居尊位所謂崇高莫大乎富貴者是矣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者是矣志不由此而大得耶

上六以陰居升極是昏昧之人逐逐于功利之私而貪得無厭者故曰昏冥不已程傳所謂知進而不知止也占者得此何所利哉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而施於不息之正凡原於性命之固有而爲職分之當爲者則黽勉以求之勇往以行之孳孳爲利之心一改而爲孳孳爲善之心也何有於不利耶傳曰以

小人貪求無已之心而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此言盡之矣

不息果指理言耶抑指人言曰指理言天理在人心無一時之間斷故曰不息之貞也君不息以求之則在人也

消不富說者謂此句當得一陰字陽實陰虛陰消而不富也上六乃陰柔昏昧之人所以外求不已而為冥升細玩此說似失之牽强而費辭不若從程傳之說為有據升既極則有退而無進上六以陰居上而外求不已吾見其雖有消亡無復增益也故曰消不

冨

升六爻皆以升取義而實不同初三五之升在身言二四上之升在心言

困卦

困以卦體名也以全體言坎剛爲兌柔所掩以二體言九二爲二陰所掩四五爲上六所掩剛爲柔所掩則身不得以自安而窮窘拂欝故爲困亨字又在卦德之坎險兌說取來在心上說心亨即道亨也

亨者處困之道也彖意重亨字貞大人吉無咎皆在從亨字上說下也有言不信爲占者戒也有言者求

以兊乎困也處困而有言則非能亨者矣故聖人戒
之曰有言不信當晦默以俟時也亦勉其處困而亨
也
此卦坎險兊說處險而說有亨之義二五剛中有大
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身雖處乎患難之中而心
超乎患難之外者也泰然自如初無一毫之戚戚處
困若此是能循乎天理安於義命而得其正矣然此
豈常人所能哉惟樂天知命之大人能之故大人占
而得此則以處困而吉且無咎蓋不爲所困也夫處
困之道固貴於能亨也尤貴於晦默蓋當困之時道

與時違當事擯棄而上不用其謀陳見悃誠而人不
然其信使徒尚口益取困窮矣豈處困而亨之道哉
聖人此言戒占之深意也
剛揜也則剛為柔所揜剛之困也傳曰陽剛君子而
為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困窒之時也
險以說專在卦上說困而不失其所亨方在人事上
說不失其所亨本心固有之亨不以困而失也顏子
之在陋巷而不改其樂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
自如文王囚於羑里而繫辭是也故曰其唯君子乎
信非樂天知命者不能也

既曰貞而又曰大人吉者何歟此卦二五剛中有大人之德也剛則發強剛毅而足以有守中則因時順理而足以有爲所謂威武不能屈患難不能移者也此所以爲大人之困亨此所以爲大人之貞吉也

致命遂志者君子之處困而亨也君子處患之中以爲雖困而道不可困當此之際他無所爲也唯捐軀隕命以遂吾之志而已溝壑可塡元首可喪而此志不可屈務使心安而理得也所謂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矣致命者君子之困也致命而遂其志則困而亨矣

初六處困之底而恐懼於憂患所居之不安也猶臀
困于株木居暗之甚而昏昧於事理所見之不明也
猶入于幽谷而三歲不覿二者皆言初六之困也
株木玉篇云木之根也木根豈臀所居之處故傷而
不安初六之困於最下猶臀之困也此句在初字上
取義入于幽谷二句在初六二字取義下本暗以六
居之暗益甚矣所以三歲不覿覿見也
九二處困而不爲所困者也然亦本九二有剛中之
德故如此困于酒食朱紱方來正是不困處此二句
一直說朱紱方來何以爲困于酒食之事蓋九二有

剛中之德而得九五之應所以與之天位食之天祿求無不得欲無不遂而得所欲之多反爲所困矣猶諺云財多累身也

謹玩困於酒食二句決作一件事而講義當一直說下來

本義云九二有剛中之德云云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至於朱紱方來之句略不知及豈本義遺此句耶蓋困於得其所欲之多句內已包有朱紱方來矣玩此則朱紱方來爲困于酒食之事益明矣彼以困于酒食爲飲食之困朱紱方來爲應接

之困者妄誕甚矣讀者往往是之豈未之思耶

朱子曰此爻是好爻當困時此是困於好事患玩此爻之所以爲好者全在有剛中之德致上之應而得其所欲之多者此剛中也占之利享祀者此剛中也征凶而於義無咎者亦此剛中也故曰此爻是好爻九二當困之時宜若不免於凶害而困也然以其有剛中之德是以求無不得欲無不遂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君心之眷顧有加而無已也君寵之優渥有隆而無替也與之天位治之天職食之天祿而隨有求得矣不猶困于酒食而朱紱之方來耶方來者

其下應之心如日之方升將必繼繼繩繩而不已如此其得所欲也可勝既也占者有九二剛中之德而值此用之以享祀也吾知誠實足以上交而多福是遒矣不亦利耶用之以征行也雖非其時而不免於凶然行必由道無少過差矣抑何咎哉

中有慶也中指德言有慶即上應於五而得其所欲之多也

六三陰柔則無特立之操不中正則無順理之爲不善處困者也故進退與處皆不可而困益甚矣上遇

九四之剛而不能前困于石也進則困矣下乘九二

之剛不能安據于蒺藜也退則困矣上無應與而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則失其所安之主而所處益困矣如此吾知危亡立至而不能以自全寧不凶耶

來徐徐困于金車初之困也而以爲四之吝何耶初四正應當困之時彼此宜相求以濟也今九四處位不當而失其正其才其德不足以濟初之困也是以初六方困於下而其來也則徐徐又爲九二所隔如困于金車然寧不可羞吝乎吝者以其不能下濟夫正應之困爲吝也雖曰可吝然邪不勝正終必能彼此相求而有終初之困可濟而四之吝可釋也

來徐徐困于金車二句各爲一義意初不相屬也玩本義又爲二字可見

志在下也初雖來徐徐而四之志未嘗不在下求也四之所處不當位而其才其德不足以濟初之困然正應之分終不可易將必彼此相求而有與也豈容其終困於下而已耶

九五劓則困于赤紱以其當困之時也乃徐有說以其有剛中之德也有說則能免於劓刖之傷而困者亨也利用祭祀又自剛中說來占者有九五之剛中則誠實足以交於神明而實受其福故利用祭祀也

謹玩九二朱紱爲人君之象則此赤紱决作人臣看

而程傳九五爻義爲人君之困矣

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屈於柔暗而傷於上也若

人之劓然下則乘剛迫於强暴而傷於下也若人之

刖然夫旣傷於下則凡昔日之有謀有猷多才多藝

奔走服役於我而爲我之用者皆爲我之困矣昔日

臣妾而今寇讎也不猶人之旣刖其足則赤紱無所

用而及爲困矣人君至此困亦甚矣所恃者有剛中

之德也剛則發强剛毅而足以有斷中則因時順理

而足以有爲在柔暗必能遠之在剛暴必能制之故

其象爲遲久之間而有說劓刖之傷至此可免也夫
九五剛中之德宜以處困如此占者有此德而以祭
祀則誠實足以上交于神明而亦久當獲福也況處
困有不濟耶以九五之剛中必遲久而有悅何耶曰
時然也本義剛中說體不可並看重剛中舉說體言
姑以見有說之象而所以說則在剛中也
劓刖象在五字上發乃徐有說象在九五二字上發
困于赤紱傷於下之事也
劓刖人君之困於上下故曰志未得不曰以剛中而
曰以中直何也德莫美於中而中則無不直九五具

此中直之德則足以有爲柔暗者去之雖尊而在上不恤也强暴者制之雖微而在下不宥也此其所以能濟夫困而乃徐有說也

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上六困極之象也有悔征吉敎以出乎困也上六陰柔非濟困之才困極有難濟之勢故其處困也心不能以自遂身不能以自安跋前疐後動輒得咎象之困于葛藟然纏束而不能什也困于臲卼然危殆而不能安也不動則已動則必有悔矣然物窮則變故占者若能有悔而良心形於剝艾之餘天理萌於昏明之後咎前之失攺前之

爲由是可以有行有爲而獲夫吉矣豈終於困而已耶

曰動悔之曰字語辭不可如程傳之說

未嘗也陰柔非濟困之才而所處之未盡善也故困吉行也則所處皆盡善而能出乎困矣要之吉行亦本於能悔

易經正義卷之三終